

# 劍麟 重演 《鍾無艷》 御玲瓏 《霸王別姬》 展現南北表演藝術



由「劍麟粵劇團」自成立以來，走出粵劇生旦「鴛鴦蝴蝶派」的主流，孜孜不倦地製作出以「小眾」行當擔綱的長劇，在粵劇發展基金的資助下，劇團選了《鍾無艷》及《霸王別姬》於2024年5月7及8日晚上在高山劇場劇院重演，希望一群中層和新秀演員能夠再次在前輩廖國森和資深戲曲導演劉洵的言傳身教下，熟習以「生、旦、淨、丑」各個行當，搬演一喜一悲、風格各異的戲，展現南北表演藝術的「唱、做、唸、打」。

## 精深繪畫花臉別樹一格

「為甚麼要搞這兩場演出？」劍麟反問：「就是要向難度挑戰！由於《鍾無艷》先演，還是讓正印花旦先來說吧……」阿瓏便把話匣子打開：「演《鍾無艷》是我的夢！它本是2019年我從藝二十年『瓏情廿載尋粵夢』的重頭戲，可惜先後因社會運動和新冠疫情而延期到2021年才搬上舞台，成

為『粵劇花臉魅力篇』系列之一。主要的挑戰是人物的形象，以前鍾無艷在地方戲均會勾半臉演出，但當下大部份愛美的演員卻将它美化為花朵或用紗遮面，不過我熱愛傳統，所以劍麟為我特地參考了廣東『下四府』、崑曲（馬祥麟老師）、上海京劇院、廣州紅豆粵劇團和影視不同藝術鍾無艷的造型，最終精心設計的紅金藍三色臉譜。」劍麟苦笑



《鍾無艷》廖國森、御玲瓏。



《鍾無艷》廖國森、吳立熙。



《鍾無艷》廖國森、梁芷蓀。

說：「這個臉譜真是不好畫，太精細了，我每次畫完，半邊身都酸痛……半邊俏臉、半邊勾臉，左邊以藍色為主，表示人物兇猛，額上為蓮花，加上鍾無艷懂得法術，所以塗有金色，與右邊俏臉形成鮮明對比，雖然說是醜扮，但每一小節也是細緻的，縱然是醜，亦要醜得美，這對我來說也是大有難度！」

## 虞姬舞劍情緒牽動費思考

「說句老實話，《霸王別姬》給我的挑戰更大！」阿瓏說：「我第一次跟劉老師學戲，居然便是京劇『四大名旦』之首——梅蘭芳大師的經典名劇，一折〈別姬〉更是膾炙人口、讓旦角佔盡鋒芒的。記得拍攝造型照當天，老師細意指導，我整個人卻繃得緊緊的，首演下來覺得還是有點迷糊。這幾年間，通過這齣戲的兩次重演，以及其他新戲的排演，又參加了『演藝提升』課程，我確實是開竅了。最深刻的是『劍舞』，當中包含與霸王的情感，先為他解愁，望能分擔一些憂慮，但知道敗局已定，不能成為其負累，故抱必死之心，甘願自

刎，望他殺出重圍，重返江東，東山再起，在長達四至五分鐘劍舞中包含不同的情感和想法，不再是純粹的賣『武』。老師把演員優秀的一面引導出來，把拙劣的東西丟走，逼迫我們重複練習去強化自己，把自己的能力提升，做到有信心的時候，戲就自然來了！」

## 《霸王別姬》結尾提升演藝

接下來，該劍麟說說要向甚麼難度挑戰了。「我是團長，也是主演者，當然要面對更多的挑戰。先說《霸王別姬》，它是我們的開團大戲，最負盛名的京劇以〈別姬〉告終。粵劇主流是上世紀九十年代由葉紹德編撰的版本，韓信和蕭何佔戲份不少，我這個版本則是看過了尚長榮老師主演的《霸王別姬》3D電影後，構思改成以『霸王』為中心人物，由韓信出兵攻楚，至項羽烏江自刎作結。這齣戲請得劉老師執導，是我最大的福氣！《霸王別姬》雖是以北派為主流，但亦添加入四門等南派程式，老師在臨近首演時覺得如果以〈烏江自江〉

《霸王別姬》劍麟、御玲瓏。



《霸王別姬》廖國森、劍麟、吳立熙。



《霸王別姬》鄺紫煌、劍麟、吳立熙。



《霸王別姬》廖國森、吳立熙。



《霸王別姬》御玲瓏、鄺紫煌。



告終未免會帶來一絲傷痛的感覺，便有一個新的念頭，決定添加〈霸王淚〉作尾聲，以舞台作為一個虛幻的空間，使項羽得與虞姬及烏騅重遇，成為了他為本劇原創的『彩蛋』，造就一個唯美的結局。經歷了兩次重演，〈別姬〉一折經老師將累贅的地方刪掉，深化霸王和虞姬生離死別的哀感。雖然是第四次重演，但每次演出，劉老師都會為我們的演藝去提升，不只是項羽和虞姬，而是所有演員比上一次都要有進步，要求比上一次更高。」

「其實劇團在表演藝術的路上，是『南』、『北』兩條腿走，並行不悖的！」阿瓏和應：「是的，前年的《十八路諸侯》就是根據『提綱』活化重編的老戲，劍麟在阮兆輝、李龍和廖國森的指導下重新編寫，保存原有的多個經典傳統『排場』，包括：〈闖宮〉、〈擋道〉、〈追車〉、〈困城〉、〈開國〉等，呈獻出這齣特色宮幃袍甲戲的精神面貌。」劍麟續說：「對，所以《鍾無艷》一劇除了以南派為主，包含有〈搜宮〉、〈差將〉、

〈跳大架〉、〈手橋〉等排場和程式，也有少量的北派表演。還要補充一吓，這齣戲既然是『粵劇花臉魅力篇』系列的作品，我飾演的孫平自然也是個勾臉的角色，而且是先勾右半，再按劇情勾左邊成全臉，觀眾可不要錯過啊！」



## 吳立熙穩步前行 鄺紫焯正在晉升

吳立熙和鄺紫焯都是「兄弟班」中從不缺席的成員，劍麟笑說：「我們創排的戲碼，大部份是以『小眾』行當擔綱的，多年來他倆都樂意做配角『傍』戲，生、淨、丑行不擋，今次總算讓二人在這兩齣戲都成為『六柱』的一員，擔任『武生』和『小生』。」吳立熙說：「我是穩步前行！我在這個劇團排演的每齣戲都是一個新嘗試，能夠有前輩作導演和藝術指導，從他們身上學到珍貴的知識。《霸王別姬》已演了三次，分飾李左車和劉邦雖不變，但我對兩個『生』行人物的體會和演繹，一次又一次提升。至於《鍾無艷》的晏嬰則是以『丑』應工，因為是個正面的人物，不能胡亂插科打諢，特別是第二場〈金殿奪帥〉諫君的『快板』很考功夫，希望今次重演能唸得更好。」鄺紫焯說：「我是正在晉升！《霸王別姬》2018年首演時，我只是韓信的四將之一，之後的兩次重演，已成為一個『角』，飾演以『武小生』應工的虞子期，在〈詐降〉和〈大戰〉都是武行的本份，但第二場的〈進諫〉與姐姐虞姬的卻是文戲，幸好劉老師細心為我說戲，令我明白到行當與人物的關係。初演《鍾無艷》的夏國舅，發現這個『小生』位對唱唸都有要求，深悔在學院時代因變嚟沒有好好去練唱和學習理論，近來得到楊麗紅老師的指導，希望重演能做得更好。」



## 梁芷萸多得劉洵指導

俗語有云：「有事鍾無艷，無事夏迎春」，重演《鍾無艷》當然少不了這個奸妃！梁芷萸笑道：「我和瓏姐姐是劇團的『珍品』，因為只有我們兩個『旦』角！記得演第一個戲是《鍾馗嫁妹》中以『小旦』應工的婢女小媚，對人物和行當表演都一竅不通，令劉老師花了不少心血教戲。到了《鍾無艷》的夏迎春則好多了，既有之前《斬二王》演李素梅的經驗，更有森伯伯和我做對手戲，唱做演來總算不負眾望。」

對這兩齣戲的重演，劍麟和阿瓏信心滿滿：「我們以『行當』為創作重點不變，展現南北派的表演程式不變，以最主流的戲曲服飾穿戴、『一桌兩椅』的簡約舞台佈景，一心一意唱唸做打各方面承傳保留戲曲的傳統。」